

父总指挥至 MI 第二封信

亲爱的无玷圣母骑士们！

1941年8月14日，圣母升天节的前夕瞻礼日，圣马西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注射了一针石碳酸而殉道。那年2月17日后，他就由于敢于坚守天主教信仰原则，违抗了国家社会主义入侵者，而被希特勒的仆臣们监禁了。到了5月，他就被转移到奥斯维辛，由于他是神父，就比其他囚徒要受更多苦。7月底的一天，有一个囚徒逃走了。作为惩罚，指挥官命令对十名囚徒施以残暴的死刑——在阴暗的“饿窟”里死于饥饿和缺水。

十个人中有一人绝望地哀嚎：“我可怜的妻子啊！我可怜的孩子！以后谁来照顾你们？”国柏神父向指挥官走近了一步，坚定地说，“我要求替这个作为一家之父的人去死。”

指挥官愣了一会儿。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难以想象。

“理由呢？”他问国柏。“因为我又老又弱，而他还有妻儿。”

“你是谁？”指挥官问。

“我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答道。

他的要求被接受了。在地窟里的10天里，他为其他几名被处刑的囚徒准备死亡，与天主修和以进入天堂。在许多天以后，他仍然还有神志，便被下令直接处死。

为了纪念他英雄般死亡的75周年，我写了这第二封信。

毫无疑问，在这些天，圣人在天上会给此世他的骑士们许多的圣宠，因此，让我们一起加入一个小的九日敬礼(向圣马西连·国柏的祈祷——详情见下文)，所有的骑士们都可以在8月5日到8月13日祈祷。

马西连神父的一生都在为自己准备着这样的死亡，这都从他小时候的一个特别的事件开始，这个故事是他的母亲告诉我们的。圣人10岁的时候担心自己不能驾驭自己怪脾气，于是开始热切地向圣母寻求帮助。一天，天主圣母显现给他，她手中持着两个冠冕，一个红色、一个白色：她说，白色的那个是贞洁的冠冕，红色的那个是殉道的冠冕。她问他选哪个，他答说，他两个都要！尽管在一生中他都没有向其他任何人提起过这个奇迹，但这个神视引导着他的全部生命，激发着他所有的选择，指引着他，在他的全部事业和他带上爱德冠冕的最后时刻：他英雄般的死亡！这个神视形成了他的原则、生命的规则和准则。天上的母皇邀请他成为她的骑士，这个神视是首次也是最主要的一次。他慷慨的答复，于是圣母亲自将他纳入麾下，成为无玷圣母骑士，并许诺他两个冠冕。

如今，通过她的工具，圣母邀请你们成为她的骑士。而当你们慷慨答复并认真对待你们的奉献时，你们认为她的许诺会给你们少一丁点儿吗？真的，这个神视属于我们每个人！每个骑士都该深深默想这个神视的“讯息”，以获得相同的赏报：天堂永恒的冠冕！

让我们简要地呈现天上母皇对她眷顾的骑士的讯息，也是通过他而给我们所有人的讯息：

1. 冠冕：如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在此世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事，甚至往往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事，这双重冠冕的讯息则强烈地指向永恒，确切来说，就是永恒的光荣和在天堂的胜利。任何追随圣马西连足迹的人，都能让自己脱免于共济会或共#产#主#义者所构建的最糟幻象“人间天堂”。他从常常被自己小小的、可笑的性格所占据的横向视角，转向从世界到天堂、从有限时间到永恒、从流亡之地到永恒故乡的纵向视角。圣母通过这样的许诺让马西连·国柏和他所有的骑士们认识到，我们在此世短暂的生命确实是涕泣之谷：此世是准备、朝圣之旅、漫长而繁重的劳动，对这个世界不该抱有其他的期待。而我们的双眼、内心和灵魂该聚焦在更高处，如同吾主所许诺的那样：“直到终末都保持忠信，你们就能赚的生命之冠冕！”双重冠冕的许诺正是对圣母在露德显现时对圣伯尔纳德所说的奥妙的话“我承诺会让你快乐，但却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另一个世界！”

2. 这个赏报具体是什么？是一个双重的冠冕、双重的胜利：白色和红色的！英雄般的保持贞洁和为天主光荣、为救灵

魂而献出自己鲜血的冠冕。别忘了，那冠冕本是属于国王和皇后的。我们只能在万王之王和天地之母皇的头上找到永恒光荣的冠冕。如果圣母向圣人许诺了这样的一个冠冕，甚至是双重的冠冕，这意味着他确实被邀请分享吾主和圣母的光荣及胜利，更确切的说：就是至圣圣心和无玷圣心的光荣及胜利！这再次意味着：我永恒的赏报和福乐即是耶稣至圣圣心和圣母无玷圣心内的财富。双圣心是我的渴望、我的默想、我的光荣、我的喜乐和我的慰藉：我的唯一和全部！事实上，国柏神父的整个生命就是对他伟大的 Mamusia(亲爱的母亲)和 Hetmanka(总指挥官)的默想，并通过她看到至圣圣心的美丽！双圣心也应该是我们的“唯一和全部”。

3. 选好了目标，还要选方式。如果我愿意获得光荣的冠冕，我在此世的生命就会是常常要以猛力争取的，国柏神父称之为“我们的理想”：白色的冠冕——无染原罪者，并通过她而获得红色的冠冕——至圣圣心(参见奉献之举)。他总是把整个灵性生命归纳为两个词：贞洁和鲜血，经历苦难的圣洁，祈祷和克苦牺牲。

换句话说，只有你时时处处寻求成行无染原罪者的意愿，也就是保持灵魂的贞洁、追求圣洁，才能获得白色的冠冕。1920年的避静后，他把这一点非常清楚地写在他的《生命的规则》里：“我必须成为一位圣人！我必须成为一位伟大的圣人！”

他多次把成圣的本质解释为：完全屈从于天主的旨意。他坚持着一个事实，就是只有无染原罪者获得了能够塑造我们、她的孩子们，并让我们成为圣人的圣宠：“我们的圣洁取决于我们接近无染原罪者的程度”...“如果你真的想要圣化你自己，请记得，圣化和持守(争取圣洁)取决于对圣母的敬礼”...

“允许她带领你，你就能确信，为了成为圣洁的，无染原罪者是最短、最安全的道路。”白色的冠冕就是常常效法无染原罪者，知道我彻底弃绝了自己的意愿而完全接纳她所愿意的！

如果你准备好爱天主“直至终结”，就能获得红色的冠冕：殉道的本质就是“通过苦难爱天主”，最大的爱就是“为你的弟兄付出生命”。因此，圣人每天都在说着、写着这些场景：“人的生命由三个阶段构成：为工作做准备，工作，和承受苦难。通过这三个阶段，天主引我们靠近祂。灵魂越是热切地奉献给天主，就越早能准备好进入第三阶段，出于爱而承受苦难，是为了能坚定地爱无染原罪者。因为没有比为爱而受苦，更能将我们联结于无染原罪者、和在爱德中如此坚固我们的了。正是通过这条苦难的道路，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否真正的、毫无保留的属于她。在我们生命的第三阶段，我们必须展现我们对她最大的爱，一名骑士的爱！对天主的爱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完满，就如同金子要用火才能炼净一样。”

这里要提及很重要的一点，圣人对至圣圣体圣事和弥撒圣祭有着超绝的奉献。他认为，每日的弥撒和神圣的时刻(在 Niepokalanów 的所有修士尽管有着超量的工作和日程，却必须将此作为应尽本分)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

为什么？因为要获得红色的冠冕，我们必须常常与从吾主戴着刺冠的圣首流下的、从他被刺穿的圣心流出的圣血结合...就是在弥撒圣祭中圣爵盛着的圣血。

这对每位骑士来说是何等的计划，正像是圣类思·玛利亚·格列宁·蒙福所描述的“在末时的宗徒们”：右手握着十字架，左手抓着玫瑰念珠！十字架就是在弥撒圣祭中呈现的，吾主在十字架上的祭献。而常常活在弥撒圣祭中的人，如果常常慷慨地效法吾主，就能获得红色的冠冕。玫瑰念珠是对圣母敬礼的标记，就像孩子和他的母亲、骑士和他的女皇之间的链条。那坚持敬礼圣母、且完全彻底地接受她作为母亲和皇后的人，会获得白色的冠冕：他会从她那里领取圣洁和贞洁的全部美妙果实。

4. 这个神视中的第四个讯息：为了获得冠冕，我们必须战斗：因为冠冕是最终胜利的赏报，这战斗是此生一直持续的、且是英雄般的战斗！圣马西连的一生就是如此：从孩童时期起，他就认识到她是基督军队的“总指挥官”，且只要她出现的地方，魔鬼定会要尽她一切的力量和可怖的恶怒摧毁她。相应的，撒旦统治的地方，她就会前来“踏碎牠的头颅”。在此世的教会，是征战中的教会，不通过此生与内在敌人(坏的倾向、色欲)和外在敌人(魔鬼无数的军队)不断的

战斗，没有人能进入天国。因此，我们也不该想象或渴望着拥有甜美、快乐、平静的、毫无试炼和战斗的此世生命，而是相反的：每天醒来，骑士都该为新一天的战斗而做好准备，为了“天主之城”而传播、征服世界和众灵魂。

5. 最后的思考：如何战斗？再一次的，看看圣人的简单表样：我们必须想着冠冕(默想)，我们必须祈求得到它们(祈祷)，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方式。如果我们想获得冠冕，我们就必须首先渴望并联合起来，让每个人都能通过我们天上的圣母认识并降服于万王之王。我们必须为耶稣至圣圣心和圣母无玷圣心在所有心中、特别是每个个体内的胜利而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她忠信的骑士、工具，所有圣宠的中保能够借助他们而为许多灵魂带来悔改和圣化的圣宠之光。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这样做呢？该用什么武器才能让耶稣和圣母被认识、被爱戴？

再次的：祈祷、克苦牺牲、无染原罪者的意志，采用何种方式取决于我们的热忱和慷慨。邀请其他灵魂采用相同方式获得冠冕、赢取天堂，这是为我们自己获得赏报的最切实方式：为他人所做的，就是双倍的为我们自己！

7 月末，圣马西连与其他九人一起步入了地窟，开始了他们最残酷的死刑，那时他用相同的方式引导这几人，用双重冠冕激发他们，并真正实现了它：他怎样活着，就怎样死去！

愿他的表样和转祷让我们越来越慷慨，愿我们某天也能听到我们救主对我们说：“来吧，良善而忠信的骑士，当你决定成为我母亲的士兵时，就前来领取我许诺给你的冠冕，无染原罪者的骑士！”

为获得圣马西连·国柏转祷的祈祷 (8 月 5 日至 13 日的九日敬礼)

天主，祢让祢的仆人，圣马西连·玛利亚，以对近人的爱德、热心敬礼无染原罪圣母，心中充满了救灵魂的热忱。

通过他的转祷，请赐给我们为天主的荣光而工作的圣宠、灵魂的救恩、让我们更加顺服直至死于祢的圣子，吾主耶稣基督，他和祢和圣神永生永王。阿门。

附言. 请允许我在接下来几天再发一封纪念我们神圣创会者殉道日的邮件，包含(此外还有其他内容)对 Michael Micherdzinski 的采访，他是圣马西连英雄般牺牲的最后见证人。采访是由方济会士 Witold Pobiedzinski 神父在 1997 年实施并发表在波兰的报纸上。另外: Witold Pobiedzinski 神父在 2011 年加入了天主教传统运动，此后一直住在 SSPX 在波兰华沙的小修院(Priory)。

父总指挥至 MILITIA IMMACULATAE 第二封信 附件一

亲爱的无玷圣母骑士们！

正如先前承诺的，在我们创会圣人的 75 周年殉道瞻礼日，我给你们寄来了对圣马西连英勇殉道的最后一位见证者弥额尔·米查丁斯基(Michael Micherdzinski)的一段访谈。这是由方济会士维托德·玻毕叶定斯基神父(Fr. Witold Pobiedzinski)于 1998 年采访并发表于波兰报纸上的。维托德·玻毕叶定斯基神父于 2011 年加入了天主教传统运动，此后一直住在波兰华沙 SSPX 的区院(Priory)里。

借此机会，让我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 MI 祈祷十字军运动已于今年四月开始启动。尽管仍有很多骑士并不知道有这个运动，但我很高兴注册加入的骑士在不断地增加。

除了有常见的为了财务和健康问题的祈祷意向外，我们也收到许多关于灵性和社会问题的祈祷意向——求悔改，求分辨圣召，求神父、主教、教会和教宗回归传统，求基督君王统御的实现，求宗徒工作的进展，等等。

我们经常收到对于这祈祷十字军运动的感谢、见证的回信。两天前收到的一封回信是这样的：“感谢你们所有人。我希望让大家确信无染原罪者始终在保护着我们。如果不是她派了一位‘天使’及时送我去医院，我现在就已经中风瘫痪了。”

提示：如果你希望加入到 MI 祈祷十字军中，你必须写邮件到 prayer@militia-immacolatae.asia 并说明你愿意为了所有 MI 祈祷十字军骑士们的意向，每天至少念一串玫瑰经和一遍托赖圣母颂。每周你都会收到一封包含在所有这一周内得到的祈祷意向的信：然后在这一周里，你就为了这些意向祈祷。请随时将你的祈祷意向发邮件到这个邮箱，并且如果你的祈祷得到了垂允，别忘了给我们发个消息。让我邀请所有骑士们加入到法蒂玛玫瑰经十字军运动中，这会在明天，也就是圣母升天瞻礼开始。主佑各位！
师德林神父

以下是对弥额尔·米查丁斯基(Michael Micherdzinski) 的访谈，他是最后一位在 1941 年 7 月 29-30 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目睹了圣马西连·国柏在牺牲而仍然健在的狱友。

由维托德·玻毕叶定斯基神父(Fr. Witold Pobiedzinski)采访并记录

—— 您曾五年时间被监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您本人在那里见过圣马西连·玛利亚·国柏。这位修道人的存在对您和其他囚徒而言有多重要？

所有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都被这样问候：“这儿不是疗养院，这儿是德国集中营，除了焚尸炉的烟囱以外，你们没别的去处。犹太人在这儿活不过两个礼拜，神父在这儿活不过一个月，其他人活不过三个月。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就直接被扔到电线上。”这意思是说他们会被围绕着集中营的无间断供电的高压电网处死。在拘留之日开始就宣布这些话，是要泯灭囚犯的任何希望。在奥斯维辛我获得了无法比拟的圣宠，因为我和马西连神父住在一个单元里，在抽选处刑者的时候，他和我站在一排。我亲眼目睹了他英雄式的牺牲，他的所作所为为我和其他囚徒夺回了希望。

—— 这事发生的情景是怎样的，人们都对此怀着很大兴趣，并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他坚持着何种价值？63 年前，1941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二，大概是在下午 1 点钟，午后的集中传唤刚结束，警报就响了。超过 100 分贝的响声贯彻整个集中营。囚徒们眉心都是汗水，正在劳动。蜂鸣器的嚎叫意味着警报，警报意味着有些囚徒不见了。党卫军立刻停下手上的工作，开始把囚徒从每个地方押送出来集中传唤，检查囚徒的数量。我们这些在忙着盖周围的一座橡胶工厂的人，这意味着要徒步走 7 公里回到集中营。我们一路赶着回去报到。

集中传唤的结果是：我们 14a 单元的一名囚徒不见了。说“我们单元”，就是说马西连神父、方济各·加容尼策克(Franciszek Gajowniczek)、我、以及其他住的地方。这是个恐怖的消息。所有其他的囚徒都松了口气，并允许回到他们的单元，但对我们而言，就要接受惩罚 —— 在传唤地没有遮盖、没有食物、从白天到晚上罚站。夜里非常冷。党卫军换岗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像蜜蜂一样抱成一团 —— 站在外圈的给里圈的人避寒，趁换岗的时候我们也交换位置。

很多年纪大的囚徒无法忍受在夜间寒冷中站立的痛苦。我们渴望着哪怕那么一丁点儿阳光能让我们暖和一点。我们也等待着更糟糕的事发生。到了早上，德国军官来对我们吼道：“你们的单元逃走了一名犯人，而你们没有预防制止这事儿发生，所以你们中有十个人要被饿死，这样其他人就会记得，我们绝不容忍哪怕是最小的逃跑尝试。”接着，就开始选人了。

—— 一个人知道这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时会怎样？听到宣判对自己致死处刑的囚徒会有怎样的感受？

我宁愿自己别再回想这恐怖情形的细节。我说说这个选人总体上是怎样的：整群人依次走到最前排。在前面，离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德国军官。他看着你，眼睛就像是秃鹫盯着食物那样。他仔细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然后举起他的右手说，“Du!” 就是“你！”这一声“Du!” 就意味着你被选中去饿死了，然后他会继续。党卫军藉着就把不幸的囚

徒从他所在的队伍里拽出来，然后记下号码，让警卫把他押在一边。

“Du!”听起来就像是重锤猛敲在一支空箱子的声音。每个人都怕随时会指向自己的那根手指。接受审视的一排人要向前走几步，已经审过的人和没被审过的人之间就留下一条像走廊一样的空间，大概有三到四米。党卫军走在这个走廊中，又一次说，“Du!Du.”我们就像心被刀刺中了一样。那声音回荡在脑袋里，血就涌上来，如此汹涌，就像是要从我们的鼻子、耳朵、眼睛里喷出来。实在是很悲惨。

——圣马西连在选人的时候是怎样的？

马西连神父和我站在第七排。他站在我的左边；我们之间可能间隔了两到三个狱友。随着我们这边的人一排一排地缩小，我被越来越强的恐惧包围。我该说，不管一个人多么坚定还是多么害怕，此刻任何哲学对他而言已无用处。一个有信德的人是幸运的，他总能投靠某人，向某人求怜悯。我向天主之母祈求。坦诚地说，此前和此后我都没有像那时那样热忱地祈祷了。

尽管仍有“Du!”的声音，这祈祷在内在改变着我，足以让我更加冷静。有信德的人并不那么害怕。他们准备好平静地接受命运，简直就像英雄一样。这是极大的安慰。党卫军走近我的身边，用他的眼睛扫过我，接着又扫过马西连神父。他“相中”了一排最后的方济各·加容尼策克(Franciszek Gajowniczek)，一位41岁的波兰军队士官。当德国人说“Du!”并指向他的时候，可怜的他嚎叫道，“耶稣，玛利亚！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当然，党卫军根本不会注意囚徒说了什么，只是记下了他的号码。加容尼策克后来发誓说，如果他死在了饿窟里，他绝不会知道如此的哀嚎、如此的哭求会出自他的口。

——选人完毕以后，剩下的囚徒们是否松了口气，感到恐惧结束了？

选人结束了。已经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而言，传唤结束了。我们原以为这噩梦式的罚站终于要结束了：我们头疼、饥饿、双腿颤抖。突然间，我这一排出现了骚动。我们相互间隔着和我们的木鞋一样长的距离，突然间有人走出了队伍。是马西连神父。

他小步走出，因为穿着木鞋人是没法大步走的，你需要弯曲脚趾才能防止木鞋掉下来。他径直走向党卫军的人群，站在囚徒第一排的前面。所有人都颤抖起来，因为这违反了集中营最为严格的规矩之一，违反它意味着要被严酷地惩处。而从队伍里走出来，意味着死亡。新进集中营的囚徒，在不知道有这条规矩的情况下脱队，会被狠狠地打到不能动弹。这相当于被送去饿窟。

我们原本很确信，在马西连神父走到那个位置前，他们就会杀了他。但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在第三帝国七百多个集中营中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从没有一个囚徒脱离了自己所在的队伍而未受惩罚的。党卫军那时却傻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只是互相看着对方，就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样。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马西连神父穿着他的木鞋和条纹囚服，手边拿着他的碗，走了出来。他走着，不像乞丐，也不像英雄。而像一个意识到有重大使命的人一般地走着。他冷静地站在军官面前。营地指挥官最终缓过神来。他大怒，问他的副手：“Was will dieses polnische Schwein?”（这只波兰猪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开始去寻找翻译员，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马西连神父一边冷静的回答道：“Ich will sterben für ihn,”一边用手指向正站在旁边的加容尼策克(Gajowniczek)：“我想要代替他死。”

德国人惊讶地站在那里，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有人会愿意为了其他人而死，对于他们这样代表着世俗无神信仰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眼中充满了疑惑，看着马西连神父说：“他是不是疯了？还是我们听懂他说的话？”

终于，第二个问题提了出来：“Wer bist du?”（你是谁？）

马西连神父回答道：“Ich bin ein polnischer katholischer Priester.”（我是波兰的一位天主教神父。）这位囚犯坦白自

己是波兰人，正来自这些德国人所厌恶的国家，他还承认了自己是一位神职人员。

对纳粹党卫军而言，司铎是他们良心的谴责。

有趣的是，在这个对话中，马西连神父没有使用一次“请”这个词。由着马西连神父的话，他打破了德国人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威，并且他逼迫他们更改了判决。神父表现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不过相反的是，他没有燕尾服，腰带和奖牌，却反而穿着一身条纹囚服，拿着一个碗，穿着一双木鞋。死亡般的沉寂笼罩一切，每一秒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最后，事件终于又继续下去，到此刻为止，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囚犯能理解的。纳粹党卫军官转向马西连神父正式称呼他为“Sie”（正式的“你”），然后问到：“Warum wollen Sie für ihn sterben?”（你为什么想要代替他去死？）党卫军先前所有的规矩标准，都土崩瓦解。刚才他们还侮辱神父称其为“波兰猪”，而现在却改称其为“Sie”。站在马西连神父身边的党卫军和士官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杀害了成千上万人的高级军官这样称呼一位囚犯，在集中营的历史上只有一次。

马西连神父回答道：“Er hat eine Frau und Kinder”（那个人有妻子和孩子。）

这简要概括了整个教义。马西连神父教授了每个人父亲身份和家庭的意义。他是一个在罗马以“summa cum laude”（最高的荣誉）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的人，同时又是编辑、传教士、克拉科夫和长崎两所大学的学术老师。他认为自己生命价值比不上一个一家之长！这是多么精彩的一堂要理课！

——军官对于马西连神父的话是怎样的反应？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党卫军曾很确信他们自己是掌控生死的主。他可以用未听命走出队伍为由毒打马西连神父到不能动弹。更重要的是，一个囚犯竟敢宣扬道德？！他可以宣判让他们俩都活活饿死。然而数秒钟后，纳粹党卫军说道，“Gut”（很好）。他同意了马西连神父的选择，并且承认他这么做是对的。这意味着善良战胜了邪恶、最大的邪恶。

没有比因憎恨而宣判让一个人活活饿死更大的邪恶了。但也没有比给予别人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善良。这最大的善良赢了。我想要强调马西连神父的回答：他被提问三次，于是他三次用最清晰、最简要的四个词回答了被询问的问题。数字“四”在圣经中的象征性意思是整个人。

——这件事对于你和其他余下目击事件发生的囚犯们有多重要？

德国人让加容尼策克(Gajowniczek)回到队伍，并让马西连神父站在了他的位置。犯人必须脱下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用不到了。饥饿地牢的门只有在需要搬尸体时才会打开。马西连神父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甚至还去帮助其他行走不便的犯人。原则上，这就是他们在死前的葬礼。在饿窟洞口，他们被命令脱掉囚服，然后被扔进一个仅有八平方米的地牢中。阳光透过三个窗口的栅栏照射到冰冷、粗糙潮湿的地面和黑色的墙壁上。

那里又发生了一个奇迹。马西连神父，尽管只有一个肺可以用来呼吸，但他最后活了下来。他在死亡地牢中呆了 386 个小时。每个医生都会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在经历了这种恐怖的将死之期后，刽子手穿上医生的白色长袍给他了执行死刑注射。但又一次，马西连神父还没有死...他们必须要再进行第二次注射才能杀了他。马西连神父在圣母升天瞻礼前夕向他的 Hetmanka（军队总司令）献上自己的生命。他想在一生中，为无染原罪圣母工作并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喜乐。

——关于第一个问题，还请您再多做一点补充，马西连神父这种超乎寻常的态度对你们这些当时没有被投入饿窟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马西连神父的牺牲兴起了许多工作。他使营地的反抗活动，囚犯的地下组织更加坚定，并且他们按马西连神父的牺牲将时间分为“之前”和“之后”。多亏了这个组织的存在和采取的措施，许许多多的囚犯在集中营中幸存了下来。我

们中的少数人获救，平均每一百人只有两个人幸存。我得到了这圣宠，成为这两个幸存者中的一个。方济各·加容尼策克(Franciszek Gajowniczek)不仅获救了，而且还继续活了 54 年。

我们的囚犯同胞圣人所拯救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性。他是一位在饿殍中的灵性牧人，他支持别人、带领祈祷、赦罪，用十字圣架的标记带领着将死之人去往另一个世界。他坚定了我们这些没有被选去处决的人的信德和望德。在这毁灭、恐怖和邪恶中，他重建了希望。